

二十五史

精编

《二十五史》是一部历代官修的史书总集。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历代史书体例虽因循《汉书》定断代史之后，各朝各代均以此为楷模修史。《二十五史》成书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三国时期将已有的《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称为三史。到唐时将范曄的《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除上述三史受到特别重视之外，还有《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其有十五种史书处于正史地位。宋代《新唐书》、《新五代史》修成，并取代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位置。此后，十七史的说法广为流传。明代又有二十一史之说，它在宋人十七史的基础上，增加了元朝修的《宋史》、《辽史》、《金史》和明朝修的《元史》。清朝设馆修《明史》，是为二十二史。之后又增《旧唐书》，是为二十三史。乾隆四十九年（1784）将《旧五代史》并入，于是《二十四史》之名正式确立。辛亥革命之后，清帝被迫退位。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以纂修《清史》，《清史》完成后并以《清史稿》名义刊行。并将其并入《二十四史》，统称为《二十五史》。

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十五史精编

(二)

张 秦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史 记

汉景帝侮辱重臣	(219)
汉武帝分地削藩	(221)
汉景帝平乱	(224)
吕后专权亲政	(228)
晋平公斩草除根	(230)
郑庄公对母欲擒故纵	(232)
汉高祖赦季布	(235)
楚昭王不计前嫌	(237)
晋文公不计前仇好成霸业	(240)
好善乐施 得人重报	(242)
晋惠公背信弃义终被擒	(244)
汉高祖知错能改	(246)
楚庄王不刑晋使	(248)
汉高祖杀恩人以示戒	(250)
周武王礼遇三仁	(252)
秦穆公不以成败论英雄	(254)

二十五史精编

刘邦设坛拜将	(257)
平原君为得士杀美人	(261)
孟尝君得鸡鸣狗盗之助	(263)
冯谖客孟尝君	(265)
信陵君求贤执轡虚左	(268)
秦昭王拜相	(270)
燕昭王纳士破齐	(274)
秦穆公收降由余	(276)
汉高祖巧言谢过	(278)
始皇登门谢罪重用王翦	(281)
晋悼公知错即改	(283)
晋文公封山记过	(286)
田氏伐齐	(288)
楚灵王无道拒谏	(290)
齐景公悟治国之方略	(292)
公子鲍以德继国	(294)
周厉王监谤禁言	(296)
汉文帝以德解怨	(299)
·御 人·	
管鲍相知	(301)
晏婴知人善任	(303)

免相楚欺	(304)
献妾固宠 身死非命	(306)
赵王听谗不用廉颇	(308)
赵高因人成事	(310)
田子春借风使船	(312)
刘濞策划谋反	(315)
秦用商鞅 开始大治	(317)
刘濞发动七国之乱	(319)
孙臧与庞涓	(322)
严遂识人 聂政报恩	(323)
陈平才大 巧破汉军	(327)
庆封观争而渔利	(329)
化敌为友	(331)
萧何之贤	(333)
苏秦合纵	(335)
刘邦善于用人	(337)
燕昭王用贤	(339)
李斯为相	(340)
魏文侯选相	(343)
· 法 制 ·	
石奢之死	(345)

二十五史精编

齐威王重贤斥奸	(347)
张释之持议平允	(349)

• 军 事 •

韩信奇袭三秦	(351)
阬与之战	(354)
围魏救赵	(357)
卫青突袭匈奴	(359)
勾践灭吴	(361)
鸡父之战	(363)
彭城之战	(367)
齐晋太行之战	(369)
破燕复齐之战	(371)
楚庄王大败荀林父	(374)
晋秦崤函之战	(378)
韩信大败赵军	(380)
荥阳之战	(383)
牧野之战	(385)
王官之战	(388)
鄢陵之战	(389)
巨鹿之战	(394)
吴楚柏举之战	(396)

齐晋鞍之战	(399)
平阴之战	(401)
商汤伐夏桀之战	(405)
晋楚争霸中原之战	(407)

·理 财·

东方朔诙谐取财	(411)
子贡富而不骄	(415)
外戚暴富 物极必反	(418)
变法富国 奋发图强	(421)
管子的“轻重学”	(425)
倪宽勤政治民 百姓交税献国	(429)
养牛晒盐 富比王公	(431)
播种百谷 教民稼穡	(433)
富国兴邦 取胜之道	(435)
管仲治国 国富民强	(439)

·德 操·

杀猪诚信	(442)
周公教子	(445)
陆贾教子	(447)
陈仲子辞相归隐	(449)
孟尝君以理服父	(451)

二十五史精编

孔夫子教儿 (453)

赵简子宝符试子才 (455)

人 物 春 秋

纵横捭阖并六国——秦始皇 (458)

布衣提剑取天下——刘邦 (482)

仁义礼贤治天下——孝文皇帝 (513)

一代名相——李斯 (531)

千古奇才——孙武与孙臆 (555)

汉景帝侮辱重臣

周亚夫是绛侯周勃的儿子，极会用兵，汉文帝时被封为条侯。他率军驻扎细柳时，就因纪律严明、军容威武而折服前去劳军的汉文帝，汉文帝赞叹他道：“啊，此真将军矣！”文帝去世时，并叮嘱将即位的汉景帝道：“如果国家危急，周亚夫可以率兵平乱。”

汉景帝即位后，委任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吴、楚反叛时，又升他为太尉，命他领兵东去平定乱军。吴、楚之乱平定后，景帝又任命他为丞相。

因为有父亲景帝的临终顾命，再加上周亚夫确实有司马穰苴之才，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把他当作支撑汉家统治的栋梁。然而，后来周亚夫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景帝意见相左，景帝渐渐讨厌这位与自己抗衡的执拗将军。

首先引起景帝不快的，是废栗太子一事。景帝因讨厌栗太子的母亲栗姬，想废掉太子。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据理力争。自此以后，景帝开始疏远他。接着，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吩咐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景帝与周亚夫商议此事时，周亚夫又反对道：“高祖曾与群臣约定：‘不是姓刘的不能称王，没有功劳的不准封侯。谁违反了这条规定，就天下共诛之。’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兄长，但没有功劳，封他为

侯，是违反约定的。”景帝见他说得有理有据，无法驳倒，就一言未发，但心中十分恼恨这个不识时务的丞相接连与自己作对。

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个人投降了汉家，汉景帝大为高兴，要封他们为侯，好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后来的人。可丞相周亚夫提出意见反对：“这些人背叛其主，投降陛下；陛下要是封他们为侯，那如何要求臣子守节不移呢？”景帝恼火，觉得这次决不能像上次那样沉默不语，便公开驳斥周亚夫道：“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于是把唯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周亚夫见自己的意见被驳回，非常生气，便假称有病不朝。景帝正没由头罢免他的相位，现在正好就坡下驴，借口他有病而免除了他丞相一职。

不久，景帝把周亚夫召到禁城中，请他吃饭。饭桌上没有其他的美味佳肴，只放着一大块肉脍，根本没切成细丝碎块，旁边也没放筷子。周亚夫一见，心中不平，就掉过头吩咐侍从去上席拿筷子。景帝盯着，冷笑道：“这个，难道不称您的心吗？”周亚夫一听，看出气氛不对，连忙摘下帽子，向景帝谢罪。景帝起身，周亚夫二话没说，跑了出去。景帝目送他离去的身影，沉思道：“这个快快不快的人岂是少年帝王的臣子！”

不久以后，周亚夫的儿子为给他准备百年以后的殉葬品，向专门给天子制作御用器物的工官订购了五百件盔甲矛

盾。完工期限催得很紧，而且又不给工钱，庸工们不堪催逼，气得上书控告周亚夫的儿子，说他非法购置天子的御用器物。这件案子也牵连到周亚夫。

汉景帝读了奏书后，命人把周亚夫父子交付狱吏受审。狱吏在公堂上拿着簿书，一条一条地责问周亚夫，周亚夫因为无罪受审，以沉默表示不满。景帝知道后，怒骂道：“我不用你说话！”说罢命令周亚夫去廷尉那儿听候问罪。廷尉责问周亚夫道：“条侯想造反吗？”周亚夫反驳道：“臣购买的器物是殉葬用的东西，怎么就因此而说臣造反呢？”狱吏从旁插嘴道：“你既使不在地面上造反，也将在九泉之下造反哪！”然后，加紧了对他的拷问。周亚夫刚被逮捕时，就想自杀，但他夫人劝阻了他，所以没有死成。这次交付廷尉治罪，他就一连绝食了五天，最后吐血而死。汉景帝终于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除去了心头大患。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汉武帝分地削藩

汉武帝刘彻刚即位时，前朝吴楚七国之乱就在眼前，他不能不担心周边诸侯的强盛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所以，朝中大臣鉴于吴楚七国作乱的教训，大都为屈死的晁错翻案，认

为他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正确的，要求对连城数十、地大势强的诸侯国应予压制削弱。不少大臣还在行动中实践这一主张，积极揭发披露诸侯国王的过错、罪行，奏请武帝给以严惩。

然而，这些大臣的主张招致了诸侯的强烈反感。建元三年（前138），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入京朝拜武帝，武帝摆酒设宴招待他们。君臣边听音乐边饮酒，气氛比较融洽，然而中山王刘胜却忽然哭了起来。武帝摸不着边际，问他缘故，他便说道：“为臣听说社中即使有鼯鼠，也不用水灌它；屋里纵然有耗子，也不用烟熏它。怎么能这样呢？就是因为它们寄身的地点所使然。为臣虽然薄才，却得蒙封赏；虽然位卑，却得为东藩；在皇亲中又幸列为帝兄。但今天，群臣与宗室毫不沾亲带故，权位又都轻如鸿毛，但他们却呼朋引类，共倡谬说，使宗室受到排挤，骨肉遭致离散。这种情形同尹吉甫之子伯奇逃亡在外、殷纣王之叔比干横遭杀戮是一样的啊！《诗经》所谓‘我心中忧伤，似被捣筑一样；不眠长叹，使我变得衰老；心中的痛苦，好似患了头痛病一般’，就像在说为臣。”

原先，诸侯们都认为：自己是宗室的骨肉至亲，先帝之所以封给他们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城邑，使他们成犬牙交错之势，为的是使宗室坚如磐石；如今他们本无过失，却受到臣子的侵袭、侮辱，有司故意吹毛求疵，鞭答他们的臣属，

让这些臣属出面伪证他们有罪。中山王刘胜便有这种遭遇，所以才有了上述的一番哭诉。

汉武帝对藩国虽然不甚放心，只是想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对执行苛责藩国削弱诸侯的政策并不怎么坚决，这次听了中山王的陈情，便决定对诸侯厚加礼遇，命令有司不要多过问诸侯之事，借此来表示自己亲其所亲的皇恩。

后来，当中大夫主父偃再次提出削弱诸侯时，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策略。主父偃认为：“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他们的势力很容易控制。如今的诸侯有的占有数十个城邑，土地面积有一千平方里。他们觉得太平时，就骄奢放纵，很容易做出淫乱之事；他们感到危急时，就凭借险地强兵，狼狈为奸，反抗京师。如今要是按照法律分割削减他们的封地，就会酿成叛乱，前朝的晁错就是例子。现在的诸侯有的子弟以十来计数，除了嫡子继承王位外，别的虽然也是亲生子弟，却得不到一尺半寸的封地。这样的话，仁孝之道就难以全面贯彻。愿陛下命令诸侯，准许他们推广皇恩给自己的子弟，拿出土地封子弟为侯。这些子弟得地为侯，自然为欲望满足而高兴，并且感戴圣上的洪恩。这样，陛下既做到了施恩布德，而实际上分割的又是诸侯的国土。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却同样收到了削弱他们势力的效果。”汉武帝琢磨了这个建议后，觉得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可以使“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

于是，准备采用主父偃的计谋，命令诸侯按自己的意愿裂地分封子弟，但是要由中央朝廷定制封号，并且让这些新侯另属于汉郡。元朔二年（前 127），“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等）

汉景帝平乱

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后，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希望他们成为天子的屏藩。然而，新封的各国诸侯经过多少年惨淡经营，势力日渐强大起来，有些侯王便不再怎么恪守臣礼，有的甚至对天子宝座产生了觊觎之心。

汉高祖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刘濞（bì）曾经跟随高祖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因而被封为吴王。吴国地方广阔，统辖三郡五十三城；辖内物产丰富，鄞郡铜山蕴藏的铜，沿海地带出产的盐都很有名。刘濞便招聚天下亡命之徒，暗中偷偷地搞起铸钱制盐的勾当，这种隐瞒不报的行业不必交纳赋税，因而吴国的财政非常富足。

汉文帝时，吴国太子刘贤入朝，得以侍奉皇太子饮酒博奕。刘贤为人骄横强悍，博奕时态度不恭，居然和皇太子争执起来。皇太子提起棋盘击打刘贤，失手把他打死。汉文帝

命人把刘贤的遗体送回吴国安葬，吴王刘濞生气地说道：“天下同姓一家，死在长安葬在长安就是，何必送回来下葬！”接着又把遗体送回去葬在了长安。此后，刘濞日益不守藩臣的礼节，以有病为借口不去京师入朝。文帝知道他因刘贤事心怀芥蒂，称病不朝，常常责问吴国的人京使节。刘濞害怕文帝杀他，开始积极策划谋反。文帝也怕把他逼上梁山，便赏赐他倚几和手杖，恩准他年老不朝。刘濞这才放缓了谋反的步子。可是他在吴国内仍奉行施恩于民，收买人心的政策：因其地盛产铜、盐，故免去了百姓的赋税；对于自己出钱戍守的兵卒，给以相当于他应出的份额的金钱；每年还时常慰问有才能的人士，到他们的故里颁行恩赏；对从其他郡国逃过来的罪犯，一律收容并加以保护。如此四十余年，民众都愿意接受驱使。

太子家令晁错看到吴国势力日渐强大，几次上书文帝，劝说削弱藩国的势力，都未被采纳，而吴国日益横行无忌。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他又劝谏景帝道：“当年高祖刚定天下时，兄弟不多，儿子弱小，大封刘姓子弟，所以才封庶子悼惠王为齐王，下辖七十余城，封庶弟元王为楚王，辖四十余城，封其兄之子刘濞为吴王，辖五十余城。仅封此三人，就割去了天下的一半。现在的吴王以前因太子事怀恨在心，装病不朝，依法应予诛杀，但文帝不忍惩治，恩赐给他倚几和手杖。皇恩如此浩荡，他本应该改过自新。

没想到他居然愈发傲慢骄横，到山中铸钱，煮海水为盐，引诱收容天下逃犯，图谋不轨。而今是削弱他，他也反，不削弱他他也反。如削弱他，他就反得快，祸患也就小些；如不削弱他，他就反得慢，但危害也就更大。”景帝采纳了他的主张，找了些借口，消除了楚王的东海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赵王的河间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

吴王刘濞怕景帝不断削除他的封地，就联合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反叛。景帝听说七国造反的消息后，派遣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发兵攻打吴、楚，派遣曲周侯郿寄领兵攻伐赵国，派遣将军栾布攻打齐地叛军，又派大将军窦婴屯后荥阳，监视齐、赵。

曾经当过吴国相国的袁盎与晁错关系极其恶劣，二人未曾在一个房间里说过话。晁错想趁七国作乱之机，逮捕袁盎，丞史以为不妥，晁错一时没有作出决断。有人密告了袁盎，袁盎惊恐不安，连夜去见老朋友窦婴，通过他面谒了景帝，劝景帝道：“听说吴、楚互相写信道：‘高祖分封子弟为王，给他们应有的土地，如今贼臣晁错却擅自迁过诸侯，削夺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才以造反为名，发兵西向，共诛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才肯罢休。如今之计，可只斩晁错一人，再派使臣赦免吴楚七国，恢复削夺的土地。这样的话，则兵不血刃而使双方罢兵。”景帝沉默了半天，终于做出了

牺牲晁错的决定。过了十几天，景帝派中尉去召见晁错，中尉把晁错骗上车，拉到东市。结果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被砍掉了脑袋。

但是，清君侧不过是吴王刘濞的借口而已，杀死晁错并没有使吴楚七国罢兵，正如刘濞对前去劝说他罢兵的袁盎所说的：“我已经成了东帝，还要跪拜谁？”于是他继续指挥军队，加紧攻打梁国。景帝设法以兵戎相见，让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领兵反击七国。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七国败北，七个国王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晁错奉行的尊主卑臣、强于弱枝的策略在他死后取得了成功。

在此之后，谒者仆射邓先对景帝说道：“晁错担心诸侯强大，难以驾驭，所以请陛下削夺诸侯的地盘，借以提高天子的地位，这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计策。然而计策刚刚开始实行，晁错却突然被处以极刑。这种做法在朝内堵塞了忠臣的嘴巴，在朝外则替诸侯报了仇，下臣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啊。”景帝听后，沉默良久，然后才说：“您说得对，我对此事也感到悔恨。”

（《史记·孝景本纪》等）